

亦舒作品系列

Z47.57  
Y51913

# 紫 微 愿

2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曼  
责任技编 王颖  
责任校对 陈敏宜

书 名 紫 微 愿

---

著 者 (香港) 亦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27.5(千)

版 次 199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1998年6月第3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---

I S B N 7—80615—435—3/I·99

定 价 9.80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吕芳契开着她那辆小小日本车往飞机场接关永实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

车顶有一格小小天窗，芳契按钮把它打开，抬头一看，有意外的惊喜，秋高气爽，她看到一天的星光，有些距离地球肯定有数千光年。

芳契感喟，什么都没做，已经是新中年了。

从前听见女长辈们抱怨腰酸背痛记性坏睡不稳的诸般毛病，总觉得她们闲得慌，故意创造些无关痛痒的症候出来消暑解闷，这一两年，芳契渐渐怀疑她们或许有值得同情之处，

低头伏案久了，芳契只觉得脖子酸软，她不敢诉苦，怕只怕比她年轻的一辈怪她无病呻吟。

一认输，更加兵败如山倒，非死撑着不可。

大概一小时后，便可看到关永实，想到这里，有点儿高兴，有一年多不见了。

芳契把时间算得很准，停好车走进候机室，站了不到十分钟，关永实便缓步出关，他对芳契挥挥手微笑。

看着就叫人舒服，高挑身段，穿套深色的皱皱西装，不徐不疾走近，与芳契紧紧握手。

他说：“你的气色好极了。”

芳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，她已经卸了妆，脸黄黄，并不在状态中，所以只笑笑。

他拥着她肩膀走向电梯，相当认真地再一次问：“芳契，我们几时私奔？”

太迟了，已经变成姐弟了。

他比她小五岁，自十二年前第一次见面起芳契就缺乏勇气与他更进一步。男人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好朋友好拍档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。

“你那多伦多生涯如何？”

“快。”

芳契笑，二十小时飞行难不倒他，他俩还能喝一杯咖啡。

“到我房间来。”

“人们会怎么想？”

“人们早十年都已经想过他们要想的情节了，我同你，跳进圣罗伦斯河洗不清。”

芳契白他一眼，“看见你真好，谢谢你，关永实。”

没有人会相信她同他没有关系，芳契与上一届异性伴侣就是这么闹翻的：关永实经香港往汉城开会，遗失行李，芳契花一整天去替他添置衣物，自内衣裤鞋袜一买买皮带领带，尺寸全部了如指掌，王世忠觉得瞄头不对，质问她：“这关永实是你什么人？”

芳契听见他海气冲天，已不自在，因而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王世忠炸起来，“如果他是你兄弟，我说你心理变态，如果他是你朋友，我退位让贤。”

芳契直看到他眼睛里去，“他是我好友。”结局可想而知。

永实问：“咖啡？”

芳契点点头，坐在安乐椅上。

“芳契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私奔。”

“不行，没有可能，私奔之前，我们至少应该握手、拥抱、接吻、同床。”

“我俩好象已经握过手了。”

“那是不够的。”

“或许我们需要较长的时间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芳契摇头，“我不会为你解下衣裳。”

永实的面孔逼近芳契的脸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太多伤痕。”

“我会治好它们。”他以为心灵上的瘢痕。

“才怪，总共动过两次手术，一次割除粉瘤，另一次切除盲肠。伤痕累累，根本见不得人。”

永实说：“我永远只看到你美丽的一面。”

“奈何我自惭形秽。”

“完全没有必要。”

芳契喝一口咖啡，“我现在明白为何人类要恒久寻找长春不老的秘方。”

“看得出你仍为那五年烦恼。”她老是不肯原谅他比她小五年。

芳契看着他笑，“现在不止那五年了，十年前我愿与你同年，十年后巴不得比你小十年。”

“真的？你愿意重做一个二十五岁出头的女孩子。”

芳契向往地说：“十七岁，十七岁最好，皮肤

晶莹得发亮，头发柔顺乌黑，身体刚发育停当，簇新，发出芬芳的气息，没有一丝多余脂肪……”

“你会不会把青春期想像得太美妙了？我对我的十七岁就没有太大的好感：脸上长满疱，头细脚大脖子长，声音像鸭子叫，丑得惊人。”

“我向往做一个十七岁的少女。”

永实捧着咖啡过来，和衣倒在床上。“慢着慢着。他说，“这里边有很大的秘诀，假如你可以回到十七岁，尚有多种选择，第一：做回你真实的十七岁，时光倒流若干年，你一觉醒来，发觉你仍然是个小女孩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芳契嚷，“我才不干，我已经受够那段痛苦的成长期，也许我说得不够清楚，我只想得回十七岁的躯壳。”

永实看着她，“你太重视皮相了。”

“是吗，一位前辈说得好，有几个女人，是因为她们的内在被爱？”

“选择二：年轻的身体怀着成熟的思想，回到过去生活，从头开始，也许你根本不会再走你走过的道路。”

“非常可能，过去我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，但不，往者已矣，老路不必重复。”

“选择三，以你目前的智慧，再配一具新躯壳，继续生活下去，比我们多活十来年。”

“对，”芳契说，“这个好，青春的身躯，老练的思想，无限活力，充满智慧，一定百战百胜，所

向无敌。”

“贪婪。”

“谁不是？”芳契反问。

“我就想都没想过这种事。”永实坦白地说。

“男人要到五十岁，过后才会为这个问题烦恼。”

芳契走到露台，十分巧，抬头刚刚看到一颗流星自半空坠下，滑落到西方去了。

“许个愿。”永实说。

芳契转一转腰头的鳄鱼皮带，“愿我俩友谊永固，身体健康，升官发财。”

永实失望跌脚，“是什么话，你应当说：愿宇宙至尊赐我一具青春玉女金身。”

芳契慨叹，“我一直不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聪明人。”

永实搭着她双肩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样。”

芳契牵一牵嘴角。

永实说：“这些话题多无聊，我们应该利用良辰美景拥抱接吻才是。”

芳契看看表，“我要走了，睡不足，第二天整张脸都肿。”

永实替她取过外套手袋，送她下楼，看她上了车，朝她挥挥手。

公司里升得最快是吕芳契，关永实当年到华光企业做暑期工时，芳契已是营业部主任的得力助手，此后，几乎每年定期升一级，潜力无限，又有

机会发挥，真正锐不可当。

永实对她印象深刻。

吕芳契喜欢穿男式上衣，尤其是在冬季，一件小码凯斯咪西装上身衬得她英姿飒飒，配及膝直裙，或西裤平跟鞋，天气再冷时罩件男式长大衣，更显得一张脸细致玲珑。

时款女服与她无关，吕芳契的至理名言：“女装设计没有理性可言。”

关永实没有见过性格那么刚强的女子，他立刻一头栽下去，爱上这位大姐姐。

整个大学四年爱得差不多死掉。

他并不是那种乖乖老实小男孩，他已经有女朋友，对她们也不规矩，她们追他，他放肆地伤害她们，大学三年时已经有好几颗心为他碎掉，恃着剑眉星目，成绩优异，关永实不是易相与的少男。

但是一物降一物，他爱吕芳契爱得极苦。

开头她把他当学徒，教他，也不饶他，一点点错便讽刺责备，令他起码三个晚上睡不着，一边脸麻辣不褪。

暑假过去，他没有超生，整个冬天脑子里都是吕芳契的影子，他跑到华光门口去看她，等她下班，她却跳上他人的红色跑车，那人还当众轻吻她的粉颊，关永实在归家途中才发觉自己泪流满面。

半年后，芳契与那人订婚，那人叫路国华。

完全不是时候，五年犹如咫尺天涯。

要是他们在今日才认识，永实自问应有七分希



望，他根本毋需告诉芳契他有多大。

但是那个时候不同，他是黄毛小子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她已经是位事业有成的成熟女性。

年龄地位一般悬殊，没有办法忽视这个事实。

他为什么爱她？

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恋爱这件事不能问，也不会有答案。

关永实却坚持他有爱上吕芳契的一切理由。

像那双不涂寇丹的手，像那白皙的后颈，像她心情开扬时笑起来露出尖尖的犬齿，像她工作时忘我的投入，像她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……世上没有女子比得上她。

十年后关永实仍然坚持这一点。

他的感情生活变得非常神秘，毕业后他正式加入华光，同事们相信他是在等吕芳契。

芳契的美籍大班曾同她说：“五年算什么？根本不应造成篱笆。”

但是芳契已是路国华的女郎。

若干女孩子为关永实倾倒，因为关永实可望不可及，他眼中只有吕芳契，对心态稚嫩的少年人来说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，想像中最普通的情节都幻化成蔷薇色浪漫的梦。

芳契在两年后与路国华分手。

今日，路某已是一个头顶四分秃，腰围如套着橡皮救生圈的中年人，脸上围满了肉，挤着五官，不大有表情了。

没有人能说他难看，因为中年男性应该就是这个长相，但芳契每次看见他都觉得尴尬。

芳契目光如炬，什么细节都逃不过她的法眼，路君长胖了，穿大号西装，袖子却太长，老盖着他半边手掌，又不叫裁缝修改，每次垂下手，姿态冬烘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又要老许多，芳契觉得不忍卒睹。

偏偏又同住一个都会，久不久会碰见一次。

今日看到关永实那年轻的，修长的，结实的身型，更使她感慨万千。

原来男人也会老，老男人且往往比老女人更邋遢更不堪，世纪末的男人又比世纪初的男人老得更快，因为从前老式女人不敢嫌男人老。

回家途中，芳契忍不住想，能够被永实那强壮温柔的双臂轻轻拥抱，必然是曼妙的经验。

年纪一大，不论性别，思想就渐渐猥琐，芳契不由得涨红半边脸。

叫小关拥抱她，也不是那么艰难的事，挑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放一支轻音乐，主动把双臂搭上去，相信他不会推开她，相信他会就势抱紧她。

但是要做最好早做，现在才做，时间又不对了。

永远只差那么一点点，今天的吕芳契姿色不比从前，每逢喜庆宴会，有谁举起照相机，芳契总想避开镜头，灵魂是否被摄不打紧，照片往往忠实记录下她的雀斑眼袋，真正受不了。

永远没有拥抱过，还可以在心中盘旋：那感觉想必是好的，真正抱在一起，也不过是平凡的一男一女运用身体语言。

睡得不好的晚上，芳契总觉得有人轻轻拥抱她，她清晰地知道，那人是关永实，或是，她渴望他是关永实。

路国华君从来没有人过她的梦。

第一次发现关永实不再是小男孩而是一个英俊动人男人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场合。

开完会，她笑着与广告部的女职员高敏说：“我跟你介绍一位小朋友。”

关永实过来招呼，女方那惊艳的神色使芳契愕然，她转过头去，重新以客观的目光打量小关，她明白了。

什么小朋友。

他浑身散发男性魅力，下巴那俗称五点钟影子的青色须根尤其动人，这个一直替她挽公事包的小伙子是几时由小丑鸭变成天鹅的？

只见高敏扭着身子过去握手问好，媚眼如丝，声线忽然高了三度，芳契才知道她从来没有注意过眼前的风景。

她沉默许久。

彼时小关已经成为华光的正式员工。

隔了四年，她才对他稍加注意，原来他在大学里念的是工商管理，原来总经理是他的表叔，原来他比她小五岁，原来全公司都知道他仰慕她，原来

所有情人节的神秘贺卡由他寄出。

芳契真想找个地洞钻。

然后虚荣心自她脚底往上升，接着朝东西方伸延到双臂再冲向她脑袋，她决定控制自己。

在这之前，路国华已跟她说：“两年来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你好似完全没有某种需要。”

芳契维持沉默。

最后路国华似是嘲弄，似是自语，他说：“男装穿得太多了。”

这是芳契所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回到家，芳契打开露台长窗，看向星空。

下半夜的流星应比上半夜多，在英仙座方向又出现一颗焰火般的流星，它闯入大气层，使空气发光、电离、同时燃烧气化，划出一条光的痕迹，来得突然，去得迅速。

芳契不由得仰脸许愿：“请赐我，”什么，关永实说的是什么？对了，“请赐我一具玉女金身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

夜深，说完之后，芳契抚摸双臂，一边嘲弄自己异想天开，一边走回室内。

这时，那流星忽然在半空中拐弯，闪闪生光，犹如一架幽浮，像是听到她的愿望，然后，终于消失在黑丝绒般的天空中。

芳契洗一把脸，看着镜中的面孔，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天，心情开朗，化好妆，穿上本季最新的时装，芳契自问还可以充充场面。

但很多时候，芳契都会说：“三年前？三年前我打老虎。现在都不想动。”

从前听到长一辈的同事谈论计算退休公积金，她如闻天方夜谭，通通事不关己，现在有人抱怨外币波动，黄金大跌，芳契也会伸一只耳朵过去。

真不值，没有真正疯狂过，没有真正庸俗过，没有躲过懒，没有偷过步，弹指间芳华暗渡。

芳契上床睡觉，不然天都快亮了，明天还要同关永实开会。

朦胧间心特别静，芳契向自己说：“争取到经济与精神独立，等于已经赚到金刚不坏之身，还要换玉女金身来作什么？”

她又轻轻回答：好去追求关永实。

她转一个身，又想：现在也可以向他表示心意。

不，不能用这个躯壳，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恋爱是少男少女的特权。

芳契忽然间清醒，她自床上坐起来，脱口喊出：“谁？”

房间内寂静无声。

当然只有她一个人。

芳契又躺回软枕上，刚才，有三两秒钟的时间，她有种感觉，恍如附近有个人在向她提问题，访问她，叫她此刻便去与关永实说个清楚。

太累了，精神变得恍惚。

“你希望一夜之间变回去，还是逐渐回复青

春？”

多么有趣，居然还有选择。

啊是的，什么都需要适应期。

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上，她可不能一日比一日年轻，孩子们会不认得她。

“渐进，还是即刻。”

这个问题倒很难回复，照说，什么事都是即刻兑现的好，马上，现在，这一分钟，刹时间，但芳契并非急进派，她总共花了十年时间建立她的事业，用无比耐力克服无数关口。

她轻轻呢喃：“渐进吧，给我一个月时间，调转我的新陈代谢频率，不应太难。”

她熟睡。

第二早醒来，红日炎炎，早忘记前一夜的事，她只记得小关会在本市逗留一段日子，他代表多伦多总公司前来与她算帐，小关公私分明，事情或许会有点儿棘手。

梳洗完毕，芳契套上半身裙，裙头有点松，像是腰身突然紧了一点儿模样。

半年前芳契跟大队去健身室做过体操，非常有效，睡得着吃得下，肩膀宽了，腰围缩细，正当她要进一步努力，公司却派她到伦敦去了一趟，三个星期后回来忙做报告，浑忘健身一事，那三公斤额外体重悄悄回转，坐在她腰围与臀围之间，舒舒服服，再也没有异心，再也没有离意。

今天，这三公斤好像忽然不见了。

芳契无暇去想它，扣上腰头，取过外套披上，匆匆下楼。

才睡了几个钟头，但是神清气朗，且自觉体态轻盈，许久没有这样好感觉。

到了下午，看见关永实，她更开心，姿态明快，如一头小鸟，办公顿时事半功倍，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但情况大有希望好转，整组工作人员都十分满意。

芳契约好小关一起晚饭，洗手的时候，女同事高敏先在镜子里凝视她，然后转过头，近距离瞪着她的脸，芳契莫名其妙，自问没有敌人，便无惧地笑笑，抹干手。

女同事发难，非常干脆直接地问：“芳契，你用什么牌子的面霜？”

芳契退后一步。

“简直返老还童，起死回生，你脸上雀斑起码去掉一半，快快介绍给我用，不得有误。”

芳契这才抬头照镜子，这才有时间看到自己的脸孔，没有什么不一样嘛，高敏神经过敏了。

芳契拍拍高敏肩膀，“别疑神疑鬼，这不过是只新粉底，遮瑕作用特强，包拯擦上都变小白脸。”

“不，”高敏异常坚持，伸手指向芳契的脸，“这里这里那里那里，明明有痣有斑，今天都失踪了。”

芳契不禁有气。

这女人，这样彻底地研究别人的脸孔，真无

聊。

她说：“我的脸有什么，我应当知道。”

“是不是做过手术？”

越问越离谱，芳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，轻轻推开高敏，拨一拨头发，推开洗手间门。

高敏在后面蹬足，“吕芳契，你好自私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告知老姐妹。”

老姐妹，真有她的，肆无忌惮摊开来说，芳契无意黄熟梅子卖青，但对此等放纵言语，却不敢恭维。

高敏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早三两年，她虽然活泼，也还有个分寸。

芳契伸手把头发拨向身后，倒是一怔，她摸摸发脚，头发怎么长了？

上星期六才修过，她摆摆发尾，实在无暇研究，到会客室去见关永实。

这些年来，小关一见她，总是立刻跳起来，同时伸手接过她的公事包。

芳契已相当习惯，她笑说：“我们今天吃哪一方？”

“四方。”真的有间日本馆子叫四方。

他俩双双出门，其他的同事会心微笑。

都会人是不爱管闲事，这一桩是例外，为时太久了，变成公司历史的一部分，旧同事很自然将这一段消息传给新同事听，新同事遇到更新的同事，又忍不住把故事复述一遍。



没有人明白他俩为何不结婚、订婚、同居，甚至是公开关系。

他俩坐下来，先叫酒喝。

小关说：“芳契，今日你的精神比昨日好得多。”

“噢，我也觉得如此。”

“看样子，现在把坏消息向你公布，你会受得住。”

“坏消息！”芳契一怔，“什么坏消息？”

“我会留到春节才走，一共两个月。”

“什么？”芳契十分意外。

“不要怕不要怕，喝杯酒定定惊。”

“公司调你回来？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假期。”

“六十天无所事事，你肯定你会习惯？”芳契讶异。

“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”关永实伸手过去，握住芳契的手。

芳契把手一缩，“我知道了，”她灵光一闪，“你要到别的机构去试试，永实，华光一向对你不薄，莫非有更好的机会，更大的挑战等着你？”

永实笑，“与工作没有关系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芳契心痒难搔。

“我想用两个月的时间，看看，能不能打动你的心。”

芳契呆住，瞪住他，一口米酒卡在喉咙忽然变